

程端明公洛水

策問

六經疑難

問太史公有言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而六藝固
有未易考者姑言其大較焉晉太康初有得古書者
惟易爲備而無彖象文言杜預以爲聖人造之於魯猶
未播之遠國然漢世固已爲十二篇矣何耶古人之易
卦彖象爻各不相雜然則以彖象爻辭雜之卦中使古
易不復見者何耶書之所存五十八篇孰爲伏生之傳
孰爲隸定之書泰誓一篇伏生書乎壁中書乎史遷是

之孔氏非之宜各有見書有十體益稷以謨名可也多
士以誥名可也如旅葵君陳等篇命乎誥乎抑訓乎十
五國風之叙由來遠矣季札觀樂之時孔子尚幼然則
叙果誰定乎即其國風之善否本其國亡之先後其說
孰是序於詩大矣如江有汜殷武以爲非衛宏之所能
及至於言風雅之有變正與夫以關雎鵲巢而繫之二
南則又以爲非卜商之見然則序果誰作乎周官一書
已亡其一劉氏以考工足之儒者咸以爲非然則成王
在豐作周官果其書乎今攷其書建官之制耳而乃列
於禮經至於明堂一篇正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
下者乃不見之書又何邪禮記一書或謂成於孔門之

諸子又以爲戴聖雜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不
知果今之禮記邪中庸一篇似非禮經劉向得樂記宜
自爲書而又禮樂合爲一經何也聖人作春秋一用周
典而啖助以爲用夏爲本左氏親見筆削公穀皆出于
夏而論議不同乃如異師公穀既盛而左氏尚微鳳龔
諸人極力扶持猶不一振今左氏乃益顯而二家僅不
絕何邪或謂公孫固韓非摭文著書而鐸椒虞卿亦采
取刪拾不知果有得於聖人之意邪無曰六籍爛然家
傳人誦疑六籍固疑吾心也又無曰吾惟道而已他非
所泥則又幾於梯稗嘉穀者試相與細繹而根證之有
司得以祛宿疑焉

理財

問食貨之政前謀講之備矣唐虞而上姑置勿論三代以來固有可攷者漢人意度宏厚綱目闊疏七十年間廩庾盡滿充溢露積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夫賜租發爵使農愈勸若可以得粟耳顧錢亦至於不可校者何邪夫均輸平準各有令丞鐵官幹官並屬大農是固生財之道然其官乃不建於初年何邪有唐之興經常簡易之法爛然有叙方其盛時民物蕃息馬牛被野米斗之直至三四錢原其所自是固力本之餘功然不聞有錢少物輕之患何邪良法既壞理財之說寢興所謂鹽鐵轉運鑄錢括苗權利借商之事擾擾並起迺愈煩而愈

弊何邪自是而降調度益繁規摹日迫矣天厭昏代開我國家列聖相承比隆三代凡數百年來崎嶇苛細培克聚斂之政悉弛而不用至於三司使之置雖因舊制而其間深意所寓固有三焉造作軍器與夫土木之工河防之役盡得而主之且國家經費之大無過此三者而必命三司總之豈非使之得以制其出入而為制度者乎分天下之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集財賦隸之三司凡經費羨餘悉獻之夫三司雖尊位亞執政而無宰相黜陟之權故諸道使者有羨則獻無則已果可以不事損下而益上邪左藏內藏之儲人主不得知其數宰相不得侵其事惟三司實專之得非

不見其儲積之廣則侈心無自而生邪自王安石當國持冢宰制國用之說分三司之權立勸沮之法置旁通之簿凡前日祖宗微意一切不存不知安石之變更果何所見而然邪理財王者善政也無事則藉以制作無一日而可緩者其稽漢唐先後之由本朝沿革之故與夫今日之所宜行者爲有司言之以備廟堂之采擇

弭盜救荒

問兵危事也毒民於一時者未足計貽禍於亡窮者爲甚慘蓋風塵一開狼子動心於是盜賊之變起怨氣干和歲事凶嗇於是饑饉之憂形是故君子於兵不敢易言之雖然鼠竊狗盜古所不免惟爲政者必有消弭之

術旱乾水溢天有定數而爲政者必當操其豐凶之權尹翁歸之爲右扶風也推迹盜賊無有遺脫而京師肅然畏其威嚴至龔遂則罷其捕逐惟務安之渤海之盜亦爲之止若猛若寬皆足以成功何耶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以之足斯民之用有餘也特有偏而不均之患耳富者庾滿則貧者甌空勢也於是均平之政生焉曰常平曰勸分曰由狹徙寬凡所以使之有豐而無凶損有餘以補不足皆王政之綱也乃者姦臣昏庸輕於稱兵洞丁邊民乘時嗷諄區區幾一飽耳而風起四野檄書狎至懦夫憤眊不知所爲荼毒黔黎空虛杼柚曾未聞有窺左足而先應諭片語而投兵者何邪旱暵螟蝗

頻年繼作瀕江人相噬而依山之人則煮草根啖之富
民閉糴饑殍盈野思昔淳熙壬寅民未甚病也而州縣
講求荒政若不暇給今不知幾倍壬寅矣而有司莫之
問焉比諭富民以時發粟直則無損也乃陽均其數陰
肆姦謾以罔其上曰某所置場也曰爲米若干也曰已
糶若干也曰官吏巡視已至某所也則皆空牘也場未
始置也粒米未始至其地也官吏未始識其面也州烏
乎知之部使者又烏乎知之爲富民者乃且因時射取
要厚直損衡量民方急食惟賈是聽所謂豐凶之權至
是在富民而不在公上矣伊欲廣公朝厚下之恩壽元
氣靈長之脉非州牧監司責乎酌寬猛之宜以平姦刻

核賑卹之實以活流殍寧無長術乎盍寃言之抑以觀
通達世務之學

江淮形勢

問鄧艾見高山大澤輒指畫軍營李德裕籌邊樓之圖
山川尤爲詳備甚哉形勢險阻不可不宿講也立國於
東南無百二山河唯曰長江爲戶庭兩淮爲藩籬爾世
之熟於形勢者曰無淮則江單無江則淮寒脣齒相資
灼然不誣方鼎峙三分時吳奄江表魏據淮甸吳之君
臣不敢目望中原者無淮也南唐跨據江左尤重淮甸
歲當水淺戍守漫嚴今獨有淮東西爾可不垂意乎至
於大江之南地勢延袤可撓之地不勝其多扞禦之計

不勝其力備多則力分力分則勢弱有如大江之上流所以援兩淮而固長江者又豈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勢尤不容忽也然則宜如之何曰昔周世宗征淮旬諸將爭欲據險以邀之然則淮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果安在邪吳人聘魏魏問戍備幾何曰五千七百里又曰道遠何以爲固曰封疆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然則長江亦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又果安在邪今江淮重鎮宿元戎屯萬幕分疆畫守首尾相應宜無餘筭然時異事殊難以泥古風雨飄忽震迅眇不可齊恐未易以故迹尋也彼六朝遺論汎焉而未詳江淮表裏之篇詳焉而未精諸君慷慨功名且家于形勢上遊平時倚劍天外彎弧江上凡江淮數千里盡在指顧中取其便於時而切於事斷斷然可以日月計功者約其辭明其指爲有司言之勿徒以紙上陳迹爲對

歷代文章

問人文之盛宣賁國章譬諸五色祥雲與天爲瑞故攷世歷論治體每於一代之文得之若昔封禪之君厥有文字褒表盛觀崆峒誦堯衡山紀禹皇乎唐乎莫可載已六籍遺文不登聖人之筆者珉雕雕玉章章間出於史傳間令人動目獨恨遺逸三事悉出天漢而間編脫簡漫離其真于時諸儒固已閔惜今之所傳顧皆舊書

邪有如石鼓之歌千代傑作夫子西行果不到秦彼岐陽之蒐乃成王爾今所傳七篇自邀車旣攻訖于天求又是固張生所持者耶漢初最爲近古李陵一書氣幹頗高類非近體而或者以爲齊梁之士所擬果何見而云然耶當是時歌與樂章已有七言至五言特未也而蘇武之作人以爲僞今所傳李詩自有鳥西南飛而下凡七篇蘇詩自童童孤生竹而下凡二篇與蕭統所編絕不相似然則以何爲是耶世有梁父吟一篇五言也爲三士而作彼諸葛孔明抱膝而吟者是邪人言栢梁體者七言也有似乎聯句彼漢武皇與一時廷臣登臺而更倡者是邪宋玉諷釣二賦靡而能諫賈誼之賦早

雲董仲舒之對郊祀對雨雹帥有深致迺不見於二史何邪班固載楊雄之作備矣至雄自叙以爲平生爲文不解五經之訓惟得於輜軒之使奏籍之書於君平翁孺爾如成都四壩銘龍骨詩三章乃雄少年立聲名者而皆不錄何邪至於州箴如所謂世雖安平無敢逸豫與其官箴所謂內不可以不省外不可以不清其詞藻典麗意存規正真足以警一時而詔萬世者方之古作孰可比肩乎唐韓文公古之人也其文古之文也而或者猶病李漢不知其不當錄者爲何篇邪柳子厚欲興西漢文章因吳武陵來爲出書數十篇不知所出者爲何書耶李衛公謀議援古文章爾雅而卒不大明於世

陶淵明平生灑落自出天機閑情一賦人以比國風而蕭統復律以揚雄諷一之義何所取據耶夫文以氣為主以意爲輔以詞爲衛彼所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特其凡爾近時文弊具見廷申之奏則科舉之習殆將一洗諸君汪洋學海塞翔翰林暇日評古借筋於前數子必有取焉毋薄有司以爲不足語古

士風吏治國用民力

問古今之時不同而國體政條民生日用凡明君哲后之所訪咨忠臣謀士之所獻納要之一日可行則百世可守青編爛然何所不備舉而措之存乎其人安用耻於祖襲而務爲新奇乎士貴乎博學也然則甲乙策試

關五十難與夫天子命題畀之有司不知昔人所以作新文體者尚可行乎吏貴乎趨事也然則一縣合治上下相司與夫中書宣指察其對義不知昔人所以嚴於攷課者尚可用乎訟邊屯田講之熟矣特未有及乎內地者然則州郡之間都督之府軍非臨敵且田且守不知昔人建明規畫者亦可言乎以至士氣患乎未振也近則有伸敢言之請彼慕古遠者高其論瞻文辭者去其華比之委賂納說荷檐吐竒由壺關以上言自南宮而諷刺是則昔之人所以旁求直言者至矣應之者爲何人國用患乎未通也近則有重緡錢之請彼龜貝既寢緡錘專用克都內之金紹園府之職深功學之患難

輕重之權是則昔之人所以講明錢幣者至矣對之者
爲何策夫終畝不稅則國用靡湏百姓不足則惻隱深
慮不知昔之人所以博訪兼足者亦有良法乎深汰圭
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不知昔之人所以
講求擇吏者亦有高論乎士風也吏治也國用也民力
也經國之務要不出此數者諸君行且克庭入奉大對
可不及此閒暇講明古人之問答以備聖時之采擇乎
况乎誦先聖之典開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則
揮翰流離稱述世務使班揚韜筆仲舒結舌如晉人所
以告語庠序者願毋多遜

人才

問學者取友不足今世又將旁及千古故尚論古人學
者所先班孟堅人表之作規模閎深後之秉史筆者莫
能踵武世之君子蓋嘗病之彼其采摭百家網羅見聞
栢皇陸栗之君綠圖大填之佐登彙無餘其用力亦屢
矣然自明由曉升級至于隕丘受延禧此燧人四佐也
自金提主化俗至于陽侯爲江海此伏羲六臣也胡爲
遺而不錄耶黃帝諸臣如風后力牧伶倫岐伯之儔紀
載允備然如天老掌教知命正俗地典受州五聖主道
與夫燧人之四佐伏羲之六臣者皆允有功於斯世也
乃不得與封鉅諸公比何耶帝虞盛時分置八伯若伯
若棄若咎繇暨垂各主四時而羲和之後各以一人爲

之貳焉今所存者七伯而已冬伯之後實缺其一何耶
昔者歷山雷澤之游有友七人焉自雄陶以至靈甫凡
與爲七然尸子止載雄陶不載靈甫然則以何爲是邪
天下之士從吾夫子游者大半然亦有四友焉有六侍
焉其亦出於四科否漢高之典群龍雲附卓卓然絢繪
簡編動人觀聽者曰三傑曰十八侯而乃以三十一人
悉爲功臣何其盛邪三國鼎立爭致英豪而一時之士
多歸心焉今之所載者魏九人蜀四人吳七人而已抑
何其少耶世祖功臣三十二人而雲臺所圖僅取四七
以應列宿世之君子獨無一言何耶嗟乎功臣之士道
德之士悠悠千古浩如煙海不可枚數請復於洙泗終

焉史稱魯有八儒如子張氏爲諷諫之儒孟氏爲疏遠
之儒仲梁氏爲移風易俗之儒以至樂正氏爲屬辭比
事之儒公孫氏爲傳易之儒不知所謂八儒者果洙泗
從游之士乎願悉數之且以觀平日尊賢取友之志

史

問丘明既往班馬嗣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
卓乎無以議爲也後漢之書成於范曄不知與漢紀三
十篇同乎異乎三國有志成於陳壽不知與魏氏春秋
優乎劣乎東西二晉植國規摹與其人物風流豈無可
書彼生長東南不知中朝典故者固不勝其任而聞見
萃戎成敗者又復過自退避故雖著晉紀者號爲簡直

而作陽秋者稱爲良史今之所述亦有取於此耶由魏迄隋其間六代之史不滿人意迨至有唐嘗詔脩撰而涉歷累年訖無銓次彼陳叔達諸人各居權要無所稟承要當求有以一之可也乃奏停後魏而獨脩五代何邪諸史來上多所損益既爲序論又爲總論亦可謂全書矣不知所謂時稱良史者果皆簡正邪唐三百年屬筆非人逮歐陽文忠諸公積二十年之力乃成百六十六萬之言其不苟甚矣然八者之失二十條之疑猶未免議者之云云何耶日者史臣有請欲使涉筆史館者帥爲近程以速汗青之效是也竊謂史各有才難乎其選而昔人又謂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皆足以耀當年而垂後世然則甘泉從臣悉兼論譏家家果皆董狐人人果皆荀勗耶毋曰非吾事也不敢僭

講義

易議三篇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噐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凡十三卦之制噐如神農之耒耜黃帝堯舜氏之衣裳無非以象而制之者也若夫生著立龜興神物以前民用者皆占也然則噐也占也萬世之用備矣毋俟乎有言也惟言與動則君子之言行有國之政令樞機之所關理亂之所由天道

日新世變無窮悉寓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所以先哲之言易者獨於言動加詳焉蓋爲人君而不知易則太平何自而可致爲人臣而不知易則德業何由而可成嗚呼作易之聖人豈徒以知易望天下哉正以用易期來世耳曰乾元用九曰王用三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曰利用建侯行師曰利用涉大川諄諄然無非以用詔天下萬世雖然是特發凡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讀者又當知觸類之學也夫

易之爲書一名而三義具焉曰簡易以言其德也曰變易以言其氣也曰不易以言其位也曰德曰氣曰位名雖不同要皆所以爲道也若昔聖人闡先天之學而成

後天之書凡所以斡旋元化昭融天理紀綱人事罔不備具使爲人君者得之則可以宰制宇宙酬酢神明天地以之時叙民物以之順成爲人臣者得之則可以輔相彌縫弼成萬化進則盡忠正之節退則全廉靖之風脩身者得之則盡心養性不流於虛無遜世者得之則樂天知命不沮於憂患是故載之於簡編則無非實理施之於日用則皆有成效而後世學者乃率以空虛恍惚言之流弊之極至於淪爲異端嘻可懼也故不思龍出於河而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而十翼覃其用繇三皇歷五帝至于夏商周而後其書始克大備商瞿子木實受吾夫子之傳其後浸大以至于西都之王服京田

王同服生田
京房王孫

東都之荀劉馬鄭

荀爽劉表
馬融鄭玄

更相祖述源

流不絕至于魏之王弼集諸家之善得聖人之意故其注至于今不廢是以江右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莫能及之惜乎江南義疏十有餘家舛其本真流為釋氏所以重發正觀間孔穎達之嘆也雖然易之為道吾既聞之矣易作於伏羲也而乃以周言之何哉嘗觀易贊以為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以艮為首象山之出雲連而不絕也歸藏以坤為首象地之包藏萬物也周易以乾為首言其道之周普無所不備也茲一說也而世譜等書則又曰神農之號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之號一曰歸藏氏然則連山歸藏並以代

名則周易以周稱豈非易成於文王故題周以別商耶此易緯所以亦言因代以題周也歟雖然易之名吾得而聞之矣然則易果孰作又果孰成之耶嘗觀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故天應以鳥獸草木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姚信王肅皆以為然無復異說至於重易之人則諸儒之說不勝其異王輔嗣之徒以為伏羲鄭玄之徒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其言夏禹文王重卦者孔穎達以為攷諸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取諸噬嗑之事由是言之其說不攻而自破至於言神農重卦者亦未為得何者易之下係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造書契則是伏羲固已象夬而作書契矣又安得神農重卦而後有夬哉故重卦之人王弼以爲伏羲而孔穎達亦以王弼之說爲是然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夫子翼易所謂人更三聖其爲灼灼無疑矣至於由三畫而八卦自八卦而六位陰陽剛柔之理上下承乘之象所以廣大精微與天地並而三聖人之所以盡心垂世者俟入經隨卦言之此不悉具姑陳大端若是以與諸君共講明焉

易何爲而作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明也易何爲而重且翼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行也然則於何而見之曰慮是道之不明者其辭簡而辭是道之不行者其詞詳而盡學者平其心定其慮取聖人之辭而玩之則聖人之心瞭然矣易曰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非伏羲氏之心主於明道乎是故三畫之學寂寥簡短而天人之緼悉備無遺此明道之體當然也至於文王夫子之時則夏商賢聖之君久矣不作禮廢樂壞道孤無主文王憂之故與閔天太顛太公望散宜生之徒講明體察斷然取易而重之其後文武成康之君相繼而作而又相之以周公召公畢公君陳然後世變風移道洽政治斯道得以大明至夫子之時則王迹浸熄詩聲日微而是道又絕

而不行矣夫子環眎當世之士如長沮桀溺傲世絕物
既不可與共斯道獨得一老聃彭祖而與之周旋藍田
呂氏謂老聃彭祖皆殷周之老成人計其得於殷周盛
時耳目所接淵源所漸所謂見而知之者固甚不淺而
吾夫子亦曰我老彭所以見其尊且信之意尤爲拳拳
也獨夫子猶以爲未也於是周流列國萃天下之士而
與之遊凡天理人情事物之變故悉以身體之至晚年
而後十翼出焉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有如十三
卦之說歷叙神農氏之所以用益用噬嗑黃帝堯舜氏
之所以用乾坤用渙用隨此言人君之用易而在上者
又言箕子之用晦顏子之用復此君子之用易而在下

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詞
詳其指深所以望當時至矣而當時之君未有能用之
者徒能私淑其徒而已矣按前史商瞿子木親受易於
聖人自是而後傳授不絕至于東西都之士然後以至
于王弼弼不得其具也而亦以注顯雖然商瞿子木以
後所謂傳授不絕者易之辭爾至於當時高第如曾顏
冉雍子思孟軻之後所謂得之於心行之於身今其遺
書如曾子十篇如中庸如孟軻之書卓然足以爲易之
羽翼者非史臣之所知也自秦而後更漢歷唐千百餘
年間不惟上之人無有用此易者然自王弼以後以至
于唐下之人亦莫有傳此易者江南義疏祖尚虛無蓋

至於唐僅得一孔穎達辨析音義頗爲當時所宗然至
於聖賢用心斯道大統彼固未之深及也宋興百年名
儒輩出胡安定得其用也邵康節得其數也程明道伊
川得其理也周濂溪得其體也張橫渠得其用也然後
易之道遂大明於天下善乎孔穎達之論曰聖人仰觀
俯察象天地而育群生兩施雲行効四時而生萬物若
行之而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
而五行亂詳味斯言則易果將有用乎抑亦徒作之而
已乎聖人於乾發明爲君之德者惟在剛健中正自強
不息於坤發明爲臣之義者惟在於直方正大至明九
卦之序則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凡以之盡心養性脩身

齊家之道無所不備焉使人君而用乾之義則天德行
剛健威權不至於下移紀綱不至於廢壞使爲人臣而
用坤之義則敬以直內決無有所謂諛說而欺君者義
以方外決無有所謂嗜進而苟得者爲士君子而用九
卦之義則履以和行謙以制禮損以窒慾困以處窮益
以裕德必如是然後可以謂之用易而易之道行矣國
家開設學校建立儒宮凡月之朔必使之登席講書豈
徒爲文具哉講之而不明弗措也明之而不行弗措也
如其講之而不求其知知之而不求其行則又何以講
爲哉吾儕小人眇然其形蠢蠢林林雜在萬類之中饑
而欲食渴而欲飲亦何以異於凡百有生之類哉而其

所以師友千載陶冶萬物卓然自離於林林蠢蠢之中者惟曰禮義廉耻而已耳名節風操而已耳不然一日舍是則孟子所謂異於庶物者幾希矣可不畏哉可不謹哉朋友有志於易者幸相與講明而體察自夫用九卦之義以盡士君子之操他時推之事君則必能盡坤之義以爲名世之臣亦在勉之而已識者將於此乎觀焉

程端明公洛水集

卷之六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七

講義

尚書序

書記言古右史之策也昔管仲有云古之登封者皆刻石紀號字有彫毀孔子睹而不識至記其登封之君則以無懷氏爲首然則伏羲以前固有字畫特未以之教民爾伏羲氏出書契始作文字浸興是故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墳言大也典言常也周官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謂倚相能讀墳典然則皇墳帝典固已粲然吾夫子篤生晚周得古書三千餘

篇於是悉力整彙刪除繁冗如班固謂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亦云此周時號令也以至先儒謂許行所指神農之言與夫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凡若是類悉刪不錄以定爲百篇蓋勛華揖遜而典謨興湯武革命而誓誥作此蓋世道綱維而吾夫子定書所執以爲依据者秦法日急仇視聖經孔安國之祖子襄收其家書藏之屋壁漢至孝文有意復古詔求治尚書者聞濟南有伏生勝故秦時爲博士召不能起亟遣晁錯受業焉纔得秦誓以前二十餘篇爾魯有共王聞遺音於升堂之頃乃盡得科斗書焉科斗蒼頡古文體也周用之至秦更爲八體其一曰隸以科斗之體而定今文之隸於是爲二十九篇然猶未有傳也自安國作訓詁而義以明書既成會有巫蠱事隋唐以來其傳浸顯正觀中孔穎達爲之作正義而後書之義益無餘蘊矣書之源委大畧如此雖然學者誠能知天道人治立於帝堯故聖人以堯典爲始悔過用賢治道根本故聖人以秦誓爲終以其大綱大領者推爲致君濟民之用則古文訓詁傳授如區區前所陳者皆筌蹄芻狗也觀書者必有攷於斯

堯典

三皇遠矣少昊高辛之世生人未滋帝業未鉅風俗簡陋制度闕疏樸而未彫伉而未文故其書無大可錄者

天右斯人篤生有堯堯繼帝摯之後紀綱三才恢張萬
化立人治明天道以爲天下後世法程者粲然有倫此
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堯始而揚雄亦曰法始乎伏羲而
成乎堯匪必匪堯禮義峭峭非虛言也今取堯典一篇
讀之始終相維綱目具舉次一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此堯所以開萬世進德之法也次
二曰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此堯所以開萬世
立人治之端也次三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分命仲叔
使司四時此堯所以開萬世明天道之本也次四曰疇
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有能
俾乂此堯所以開萬世用賢之法也次五曰咨四岳朕

在位七十載有能庸命遜朕位按史記堯爲帝嚳之子
帝摯之弟繼兄則禪代之事未之前聞至堯乃慨然以
天下而授之舜此堯所以開萬世揖遜之法也次六曰
釐降二女于滂汭嬪于虞此堯所以開萬世王姬下嫁
之法也若脩身若齊家若治國平天下大綱大目罔不
畢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子序書斷自堯始其以此
歟學者窮經要須先觀一篇終始大槩則篇中章句自
可迎刃而解此愚所以畧其章句而首叙一篇大旨也
若夫所謂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
于虞舜作堯典此一篇之序也馬融王肅以爲孔子所
作而孔安國正義亦以爲然蓋惟聖人足以論聖人非

孔子筆力孰能序此自若稽古以下則史官之辭也雖然此堯書也而謂之虞或者以之紘安國至比三國志以曹操爲魏始晉史以司馬懿爲晉始非也蓋堯典一書雖堯之事而秉筆記錄則虞時史官也故謂之虞堯舜一體夫亦安所嫌哉說者又謂堯爲名放勳爲號亦非也攷之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至於釋名則又以爲尊高嶢嶢然則堯固美名矣又何號焉上古之世生死同稱死而謚周道也人君之有尊號則又始於漢哀帝耳堯舜之時安得有是哉此亦不可以不辨

舜典

天下大物也堯無故而予之舜舜無故而受之堯人顧不震且駭哉今觀舜典一篇載舜之事亦多矣孔子叙書不言其他而以歷試諸難一語斷之吁若孔子足以察堯之心矣且堯非不知四岳之不足禪也而遜之岳非不知舜之可舉也而隱之何也蓋以天下而與庶人古無是事也故堯之遜必自四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堯始示其意曰明明揚側陋四岳知堯之意不間乎庶人也故始言有鰥在下曰舜然則堯之屬意於舜也久矣而豈在師錫之後哉然猶以諸難試之所以暴舜之德於天下使人人見之人人知之而後天下可以無一人之異議謂夫治道之本莫先乎人倫也故首命之徽典百官之任莫重於宰相也故次命之宅揆禮典之行莫

始乎朝廷也故次命之賓四門天地百神莫難於主祭也故又納之於大麓凡天下之所謂難者悉以授舜舜亦以身任之徽典而人從居揆而事叙賓四門而穆穆是人受之也納於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天受之人受之然後在堯可以無慮在舜可以無愧矣舜自即政之後齊七政類上帝巡四岳以觀風朝群牧以攷政制車服以勸功明典刑以威惡命伯以典禮命夔以典樂以至百工之事治水之事川澤林衡之官各有紀叙森然不可亂凡堯之有所待而未及爲者舜悉爲之堯之已爲而未備者舜則備之刑賞旣立禮樂旣彰然後益信堯爲天下得人矣舜之施設雖不止此要

其出治之本原則不過乎此毋庸多論至於始終大槩則有不可不言者請因先儒之論而發明之夫子序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孟子又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又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則知舜之在當時一匹夫爾而帝繫等書以爲顓帝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史遷亦以爲堯爲黃帝之孫舜爲黃帝八世之孫孔穎達引左氏之言以爲至瞽瞍其國乃除信斯言也則自瞽瞍而上皆有國邑以相傳襲何可謂之側微不然左氏所記檮杌饕餮之徒亦必紀其爲帝王之系何獨瞽瞍莫有記其所自來者哉孔孟之言信而有證則

舜之始可以無疑者矣說者又謂舜巡守南方至蒼梧而不返自唐韓愈固以爲不然然未有以孟子之言爲證者孟子之言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鳴條在河北而蒼梧在嶺南地理遼絕如此此不然一也且舜旣禪位則禹爲君矣巡守之事於舜何預此不然二也使舜而果南巡則至於霍山之去蒼梧尚千餘里胡爲巡守訖事乃復徧歷遐陬乎此不然三也先儒之論明白如此學者尚何疑焉

大禹謨

禹以功臯陶以謨此當時之所同知至於禹之謨臯陶之功人所未知故舜時申重發明之而又進禹以昌言

也然則禹何言哉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吾夫子所謂爲君難爲臣不易一言而興邦者寂寥簡短兩語而止故帝旣俞之伯益又都之則又曰惠迪吉從逆凶亦非有豐餘闕博之論者益又從而伸衍之此外則言六府三事頗爲詳備又其次則一再稱臯陶之功而已攷禹一書所言絕少大抵禹之言簡潔明白無有繁縟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效誠所謂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者也而豈若後世進言之士長篇累牘多爲詞說文采而不適於用者乎是故言雖少不害其爲善言嘉謨也雖然豈惟言哉觀其平生處事無非憂深思遠不爲一時之美觀而求爲後世可遵可守之法者傳子作貢

二事是也堯舜傳賢禹獨傳子可謂犯天下不美之名然可以杜天下萬世爭奪之禍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夫豈不善而禹之貢法卒至于今不廢何也蓋昔者洪水之變禹傷先人之功不成慷慨受命八年於外計其涉歷患難周旋世故亦熟矣故其晚年立言簡當處事精確類皆如此且天下之知禹莫如舜者至禪位之際不言其他唯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而已蓋勤儉謙退乃禹之得於天而主於內者故其見於立言則簡當處事則精確影必肖形未必類本實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表裏源流斷然不誣也先儒謂後世小夫智不足效一官則自以爲能無尺寸可以及民則自矜以罔上禹之功德如此而退然自託於不見不聞之地此昔聖賢獨禹以大稱也與人能常以此說置之胷中時一玩繹則漸漬開明一切驕矜不期消而自消矣學者尤不可以不察

臯陶謨

君之道得以用臣之道得以言堯舜攷古而行故謂之典禹臯陶攷古而言故謂之謨君臣之分不同故典謨之名亦異要其足以爲萬世法程則一而已禹之謨首言克艱臯陶之謨首言迪德二臣之言雖若不同而其君臣之間相勉以躬行相規以自盡亦一而已古今以謨顯者莫如臯陶意其陳言之際必有高論則亦不過

曰謹厥身叙九族邇可遠在茲夫自脩身而睦族由睦族而推遠此蓋古今之正理聖賢之格言雖臯陶莫得而易也知人安民亦爲治之大綱者臯陶又繼言之然禹聞脩身之說則拜而受之如知人安民之言則吁而難之何也蓋脩身在我可得而勉而知人安民事端閔大非可以易言也不惟禹難之在堯舜固以爲難也然於二者差擇言之則知人爲尤難此臯陶所以反覆開陳三德六德九德之人所以攷德者如何所以用德者又如何而於安民之事則置而不言亦言官得其人則民無不安信哉知人之尤切於其道也而又終之以無教逸欲政事懋哉所以勉舜之躬行不倦者累累不置以至典禮刑罰悉歸諸天以言非君之所可專聰明威悉歸之民以言非君之所可私大綱小紀秩然具備此臯陶之謨所以獨詳於禹之言也雖然臯陶豈徒言哉曰朕言惠可底行又曰思日贊贊襄哉是則臯陶不獨以陳謨自任固將以躬行輔禹也而豈若後世之臣以空言自逸而以躬行強其君哉然則臯陶之謨固萬世進言者之法而臯陶之愛君後世之輔治者尤不可以不知

益稷

益稷一篇皆舜與臯陶胥訓告之辭爾而以益稷名篇何哉蓋伏生之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至孔安國得壁

中之藏始釐而爲二耳觀臯陶之篇曰思曰贊贊襄共
實與此篇予思日孜孜之文文勢相接然孔氏所以釐
而爲二者先儒以爲竹編之簡不能多容故斷而爲二
苟其文之接也則亦不害其爲一如曰臯陶曰兪如何
蓋臯陶方陳謨禹也則曰吁如何至於此篇禹方言功
也臯陶亦曰兪如何大帥昔之聖賢推善遜美更相後
先故禹以如何之問而發臯陶之謨臯陶亦以如何之
問而明禹之功而豈若後世同列於王朝者相忌相克
哉如曰濬畎澮距川者蓋一畝之間廣尺深尺者曰畎
廣深二尺者曰遂九夫爲井井間廣深四尺者曰溝十
井爲成成間廣八尺曰洫百里爲同同間廣一尋深二

仞者曰澮然則畎遂溝洫澮皆水之所自行者吾夫子
謂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觀禹之所以縱橫經
理之遺迹信乎其用力也如禹之告舜曰安汝止舜之
命其臣曰汝翼汝爲又有以見當時君臣之間情文簡
易上下無嫌而非後世君臣之間君日益尊臣日益諛
也如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以作服者蓋自日月以至羣
蟲凡此六者則繪之於衣自宗彝以至黼黻凡此六者
則繡之於裳鄭康成以爲天子之服得以備十二章至
於公則自山龍而下侯伯則自華蟲而下子男則自藻
火而下卿大夫則自粉米而下要其說必有所據也係
易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觀象作服固始

於黃帝至於具此采章先儒以爲不知始於何時舜言
觀古則知在舜之前無疑矣如曰聞六律八音在治忽
者蓋六律六呂當言十二而惟言六律者先儒以爲舉
其陽則其陰可知也如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蓋要服之內則爲九州於九州之間擇諸侯之賢
者十二人以爲師以率州牧以糾群后至於外薄四海
則荒服也亦使五國以爲屬屬有長焉其曰咸建者以
言不惟內而九州爲之立師至於外而四海亦爲之建
長則是禹之功豈止於平水患而已而其經綸當世使
之內外相維而總攝治體者其纖悉周密爲如何哉如
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者若隨文生意本無難見者但先儒以爲觀此一段上
下不相貫或者舜欲禪天下於禹而禹遜臯陶時語也
詳觀文意寧不信然如曰合止祝啟者蓋祝啟皆水音
也正義引郭璞以爲祝如漆桶啟如伏虎祝以合樂啟
以止樂至於終篇君臣作歌更相警告不以既治既安
之爲可恃而常若大危大亂之在其後後世有如齊之
君臣於飲酒歡樂之時而不忘乎射中在莒之事嘻尚
庶幾焉

禹貢

禹貢一書記禹治水本末區畫九州任土作貢之事也
然禹之治水當在堯倦勤之時舜歷試之際宜謂之唐

書而叙於舜典之上今乃叙於此而謂之夏書者何邪以其書乃夏史官所錄耳說者謂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官之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亦史官之辭也若夫自冀州既載壺口以至訖于四海皆禹自述經行天下與夫用功先後山川主名草木之生遂土色之黑白田賦之高下山之首尾水之源派纖悉登載奏之於堯藏之史官史官畧加刪潤以成萬世之信書此說誠有理蓋冀爲堯都而所都近河故禹於每州之下必言浮于水達于河者誠以每州規模方畧經理既定必自河還冀以白于帝也冀州帝所都居水之下流而河之患爲甚故禹之用力先焉而九州之次亦以所

治爲先後水性下注故治之之道當自下始是故自冀而兗兗而青青而徐徐而楊又從楊以西而荆荆而豫豫而梁梁而雍雍地最高也故最後於雍焉當時之水爲患最甚者河爲最江次之而河之所行多在冀兗青徐亦下流也被害爲慘故禹之功先施於四州而河患衰矣雍與豫雖近河然下流既治水亦漸消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楊次于荆以治江與淮江淮治而水患平然後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淮上流之餘患此禹功之次序而治水之本末也禹於每州必陳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可謂詳矣然以其州境隔絕山之脉絡水之源委或綿亘於兩州之間者其足跡之所歷

與夫施功之次第或未得以著見故於九州之後又復以其山之勢水之源而備言之自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此皆不言水而直以山言之所謂隨山濬川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自導弱水至于東北入河此又不言山而直以水言之所謂決九州距四海蓋導川之流行而歸之海也然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已而充青徐之山不記焉何哉蓋三州之山絕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於其州見之矣故不復贅言之然九川之水有不因山而導之者水出於平原也如弱水黑水沅水是已有因山而導之者水出於山谷間也如蟠冢導漾岷山導江是已有其源甚遠而導之不及其

源者導河自積石是也有其源甚邇直由其源而導之者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是也河在北故先言河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濟水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與淮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又後言之天下之水多矣而此舉其大者言之耳至於三江之說不勝異同顏師古以爲中江與南北爲三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水松江常昭以爲浙江松江蒲陽江而王安石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各據所見而言莫知孰是但東坡以爲自豫章而下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爲南江自蜀岷山過九江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爲中江自蟠冢導漾東流爲漢過

三滙至于大別以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于海是爲北江此說最爲有據蓋嘗縱觀於彭蠡之口今豫章之江所謂西江而岷山之流爲蜀江導漾之水爲漢江論江之大無過此三江者三江既皆入海則震澤之區安得不定乎至於九江之論尤爲不一獨九江圖謂九江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別於鄂陵終於江口其論爲不誣蓋嘗自九江望之直枝分派別爲九江爾非必有本原也此潯陽記所以有烏江蚌江等九號也歟然其名號則起於近代計禹時未有也亦猶河有徒駭馬頰之名耳河自積石至于大伾率依山而行自大陸以北則出於平地禹懼其衝突也於是因地之形

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非謂九江同時並流也雖然攷之禹貢其間山崗之連屬水勢之流演有不可以簡編求者甚多如當時之水勢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後由淮泗以達于河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於黃池而江淮始通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孟子謂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而說者以爲孟子誤指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夫孟子去禹未久也而猶不可攷乃欲以今日耳目之所聞見而求合禹之書豈不大悖與學者反覆禹貢之所載參之以諸儒之所發明而又詳之以耳目之所接

疑則闕之而無鑿以臆度之說斯可也禹貢山川之勢亦既畧言之矣至於九州禹初別之所以畫其封圻而察其土俗者極爲詳備釋爾雅者以爲兩河間其民氣習情性大抵相近故曰冀冀者近也濟河之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曰兗兗者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其性安徐故曰徐徐者舒也江南之民其氣躁勁其性輕揚故曰揚揚者輕也荊州之民其氣剛悍厥性彊梁故曰梁梁者彊也河南之民其氣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者舒也河西之民其氣蔽壅受性多急故曰雍雍者壅也然冀之北與夷狄接儻不正其封疆則將有猾夏之患舜於是分冀之東北爲營州正北爲幽州西北爲并

州方禹治水冀之北境未有定域故獨於冀不言封界者其以此敷至於商之時則無青并青於徐也周之時則無徐并徐於青也名號更革雖若不同要皆不出於九州之域而已水患既平土性復故人得稼穡於是始作貢賦之法攷之於書九州之田雍徐青爲上豫冀兗爲中梁荆揚爲下九州之賦則冀豫荆當其上青徐雍當其中揚梁兗當其下何田與賦參差如此哉蓋賦出於田而又參以土焉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賦之出於田也曰庶土交正底謹財賦此賦之出於土也賦出於田參之以土而又以其灌溉之利否與人力之勤惰而加審焉此其所以錯雜不同而一歸於當也雖然賦

非天子所有也諸侯用之以守邦國以承王命以討不
庭聖人特爲之差別爾至於貢則四方之入于王者賦
有常經貢無定制必曰錫命而後貢後世舉天下之賦
悉輸於大農而所謂歲貢亦有一定之法矣至於五服
之說亦不勝異同賈逵馬融以爲甸服千里其外四服
則二千里相距爲六千里鄭氏以爲服五百里乃堯之
定制至禹闢之每服增五百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禹
之治水其功在於平治山川而已未嘗用力於廣拓封
疆也正使廣拓土地三倍於堯而詩書皆無述焉何哉
况周之九服大司馬明言王畿千里其外八服皆五百
里相距爲九千里合王畿爲萬里自國畿之外以至于

衛悉以封侯其外三服則爲蠻夷是則周之土疆凡萬
里也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
百六十八里驗其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不同者
蓋禹貢據其空虛鳥道直而計之而漢則以人迹所至
而言之故王肅以爲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回邪委
曲動有倍加者正其意也然則漢之土疆豈非亦萬里
乎孰謂堯之土疆而止於五千里也孔氏正義以爲堯
凡五服服各五百里爲二千五百里二方相距爲五千
里以四面言之則爲萬里王肅馬遷俱以爲然蓋禹貢
封域歷三代至漢初一無所變更則萬里之數不應不
同也是皆先儒之說故表而出之庶幾覽者得其要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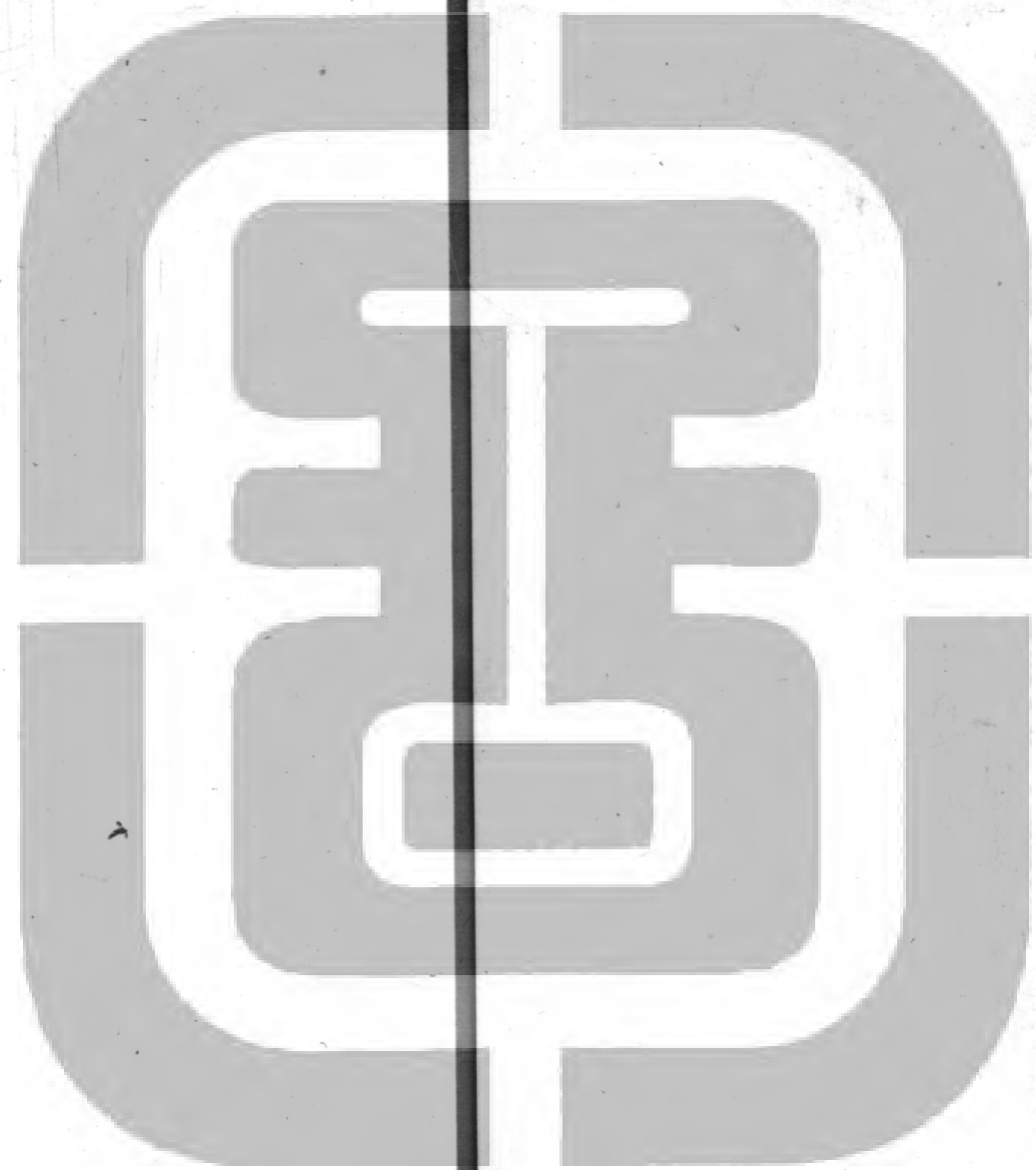
爾

甘誓

甘誓一篇蓋啓與扈戰誓師之辭也甘者扈郊之名而誓者與將士設約以明賞罰之信也如湯誓泰誓或舉其爲王之號或未戰而立爲之名至於甘誓牧誓費誓則各以其戰之地而言之其爲戒厲師徒宣明號令則一而已大抵師直爲壯曲爲老王者之兵論曲直不論疆弱故啓之誓師必先數扈之罪五行者天之所生人之所恃以養古先聖王所爲兢兢然致懼於汨陳者也而扈乃威侮之則將有火不炎上水不潤下木不曲直金不從革土不稼穡者矣三正者道之大原人之所恃

以立古先聖王所爲建皇極而厚彞倫者也而扈乃怠棄之則將有變天之道絕地之統亂人之紀者矣計扈之罪未易悉數啓特舉其尤大者言之扈罪如此師出有名三軍之氣烏得而不壯邪三代以來師用車戰所謂步卒者坐作進退皆聽之車故啓於戒車之際獨加詳焉曰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御非其正此三人同在一車之上也春秋之世魯與齊戰孟氏之軍則孟儒子爲左顏羽御邴洩爲右季氏之軍則冉求爲左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又左氏記樂伯之言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則是古者車戰有左有右左則主射右則主擊刺而御則居其

中此甲士之車大畧如此耳至於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中央主擊鼓與三軍爲進退節度者也因并言之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以行故士之有功則賞之於祖主之前明不敢專也又曰君以軍行被社纛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以行也故士之不用命者則戮之於社蓋社則有幽陰肅殺之誼也雖然扈禹之後也國語謂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然則亦兄弟之國歟說者謂有扈之罪經無明文竊意其有歸益之心無君啓之志故啓從而討之而正義又以爲蓋自堯舜以來皆以傳賢至啓乃以子而受禹故扈不服二者之說宜皆不然然舜之承堯禹之繼舜受禪之際天下晏然至於啓方卽位扈乃不服啓獨無以致之者乎聖人序書不明君臣之分而直言戰于甘之野其非王者有征無戰之意乎噫啓之德衰矣



石印本自注卷七

